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梨世言

「第二卷」 美人卷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研究六讲

张其成讲稿

张其成

张其成讲稿

张其成

张其成讲稿

张其成



〔太白文艺出版社〕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型世言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十五卷)

型世言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21 印张 42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896-6/I · 775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型 世 言

[明]陆人龙 著
周兴华 校点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十五卷，收入明代短篇小说集《型世言》一部。

《型世言》，明代小说集，四十回。全称《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》。陆人龙著。或谓陆云龙，字雨侯。陆氏另著有《辽海丹忠录》等。该书每回前有翠娱阁主人序，后有雨侯评，此次校点序、评均删。《型世言》刊行后，颇受当时读者的欢迎，后世书贾即节选30篇，取名《三刻拍案惊奇》，又名《幻影》、《型世奇观》，或属杂成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刊行。

《型世言》每回演一个故事，以明代江浙间故事为主。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、浙等地的社会状况、人民生活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等。唯求朴实的表现手法及熟练运用戏剧创造的艺术技术，使该书具有一定吸引力。惜文中充斥封建伦理和因果报应的说教，降低了其文学价值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烈士不背君 (9)
贞女不辱父
- 第 二 回 千金不易父仇 (20)
一死曲伸国法
- 第 三 回 悍妇计去孀姑 (27)
孝子生还老母
- 第 四 回 寸心远格神明 (37)
片肝顿苏祖母
-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(44)
侠士蒙恩得宥
-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(53)
全姑丑冷韵千秋
-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(63)
王翠翘死报徐明山
-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(72)
盟忠自得忠
-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(81)
感梦兆孝子逢亲
-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(92)
贤媪割爱成女
- 第 十 一 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(98)
诉旧恨淫女还乡
- 第 十 二 回 宝钗归仕女 (107)
奇药起忠臣
- 第 十 三 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(114)
代成狱弟脱兄难
- 第 十 四 回 千秋盟友谊 (122)
双璧返他乡

-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
合溪县败子回头 (128)
-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
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(137)
-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
破石城抒忠靖贼 (143)
-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
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(151)
-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
卜屯无心占地 (159)
-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
力培正直抗权奸 (165)
-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
发棺立苏呆婿 (172)
-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
张知县智擒盗 (181)
- 第二十三回 白镪动心交谊绝
双猪入梦死冤明 (189)
-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
掷杯授首殄鲸鲵 (197)
-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
善士得妇得货 (204)
-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
奸棍巧施雪里手 (211)
-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
利财奴祸贻至戚 (220)
-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
恶髡竟投利网 (232)
-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
徐行贪财受报 (241)
-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
曾司训计完璧 (250)
-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
薄幸夫空有千金 (258)

-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(267)
一鼎终归故主
-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(275)
一声雷诛七凶
-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(282)
仙术动朝廷
-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(289)
两生冤无垢复仇
-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(297)
赚金冠杜生雪屈
-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(305)
邵阳县男化女
-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(313)
蒋郎终偕伉俪
-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(321)
妖蛟竟死诛邪檄
-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(327)
张真人立辨猴诈

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——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；一想到举家戮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——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

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，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金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议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。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、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！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；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

又如他同时死的，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。终夜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！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，孙都走到他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！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什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不从了。你若从时，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，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，同约死国。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人回复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，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，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，已许解学士的儿子，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。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

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到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，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、子死孝、妻死夫？

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刚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、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。曾凤韶御史，夫妻同刎。王良廉使，夫妻同焚。胡闰少卿，身死极刑；其女发教坊司，二十年毁刑歪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，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；他两个女儿，莹莹水里荷花；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犖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，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、子女，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。

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，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；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待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，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，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，闻他未娶，便捐捧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了忧，此事遂已，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

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，恭贺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，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。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，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；又道济南要地，雇倩民夫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

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，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、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止计议整理兵马，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，打点城守事务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，战酣之时，点了火花，赶入北兵阵中，又将神机銃、佛郎机随火施放，大败北兵。

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塌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

那铁参政与盛参将、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，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，说力尽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阃外之事，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

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欣喜，使轻骑张着羽盖，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，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。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，打不着，反是这一惊，马直擗起，没命似的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。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，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；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，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！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塌。铁参政预张布幔当他，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，在上碎之。相持数月，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神牌”挂在崩处。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

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困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，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；兄弟可诛，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斯斧。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，却也鉴赏他文词。

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，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，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

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、充平燕将军；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；召还李景隆。

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，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，到酒酣，痛哭，劝将士戮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，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，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；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困数重，铁尚书传令：“拿得燕王有重赏！”众军尽皆奋勇砍杀。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

三月，又在夹河大战。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，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，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。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，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；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

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，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，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戮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。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，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，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

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。大家道：“想是烧死了？”去寻时，又不见骨殖；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，止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二女，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铁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。你父亲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，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，向何处投奔？不若与父亲兄姊死做一处到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、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？”

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亏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原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。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？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？”

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：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。小人兄弟是山东人，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只剩得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

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，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！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止有一个儿子，金去从军，在峨眉山大战死了。如今止一个老妻、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。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？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

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，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腌萝卜，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

这老子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，这兄弟叫做金安。

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既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伏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！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那得闲钱？”说罢，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！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，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！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，要寄下他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

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？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

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務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凶令姊消息来复你，时日难定。你可放心在此，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早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人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，拜了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导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，客官放心。”

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分付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？甚恨天不祚耳！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，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，成祖着刚在都市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，子福童戍金齿，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。
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径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，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！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。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遽行擒捉。”

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！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，作论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任职。”

出朝，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，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，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了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，圣上就不强他。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不题。

说话铁小姐，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嶷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道：“好造化，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列着锦衾绣帐、名画古炉、琵琶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、修竹奇花。先好待他一待，后边要他输心依他。

只见他两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？”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。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父。我偏在秽污之地，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，却不反与祖父争气！”

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两个同在一房，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，上写“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”，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

那虔婆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，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他梳拢，又得几百金；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，人见了岂不恶厌？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”

龟子道：“他须是个小姐性儿，你可慢慢搓挪他。”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，相叫了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乡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

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。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他闲话，说些风情，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主，惯舍得钱，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。”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是风流子弟，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。”又时直切到他身上道：“似我这嘴脸，尚且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。若像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？”小姐只是不采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挨了数月，虔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，真是有屈。只是皇帝发到这厢，习弦子箫管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、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，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节！况在丧中，也不理音乐。便圣上知道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，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。”

虔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你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你贞节！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。朝廷给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。莫要鲜的不吃吃腌的！”大声发付去了，两小姐好不怨苦。

他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,也不着人伏侍,要他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,叫骂道:“贱丫头,贱淫妇,我教坊里守甚节!不肯招人,倒教我们挣饭与你吃!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,将皮鞭毒打道:“奴才,我打你不得?你不识抬举,不依教训,自讨下贱!”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。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,虔婆又道:“这是个乐地,嚎甚么!”

奚落年余,要行打骂,亏的龟子道:“看他两个执性,是打骂不动的,若还一逼,或是死了,圣上一时要人,怎生答应?况且他父亲同僚亲友还有人,知道我们难为他,要来计较,也当不起。还劝他的是,若劝不转,他不过吃得我碗饭,也不破多少钱讨他,也只索罢了。”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

两年多,只得又向他说:“二位在我这教坊已三年了,孝也满了,不肯失身,我也难强。只是我门户人家,日趁日吃,就是二位日逐衣食,教我也供不来。不若暂出见客,得他怜助,也可相帮我们些,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你一场。或者来往官员,有怜你守节苦情,奏闻圣上,怜放出得教坊,也是有的事。不然老死在这厢,谁人与你说清?”

果然两小姐见他这三年伏侍,也过意不去,道:“若要我们见客,这断不能!只我们三年在此累你,也曾做下些针指,你可将去货卖,偿你供给。”他两个每日起早睡晚,并做女工。又曾做些诗词,尝有人传他的《四时词》:

翠眉慵画鬓如蓬,羞见桃花露小红。
遥想故园花鸟地,也应芳草日成丛。

满径飞花欲尽春,飘扬一似客中身。
何时得逐天风去,离却桃源第一津。 右《春词》

柳梢莺老绿阴繁,暑逼纱窗试素纨。
每笑翠筠辜劲节,强涂剩粉倚朱栏。 右《夏词》

亭亭不带浮沉骨,莹洁时坚不染心。
独立波间神更静,无情蜂蝶莫相侵。 右《荷花》

泪泡容偏淡,愁深色减妍。
好将孤劲质,独傲雪霜天。 右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轮孤,字乱长天破雁雏。
只影不知何处落,数声哀怨入苇芦。

轻风簌簌碎芭蕉,绕砌蛩声倍寂寥。
归梦不成天未晓,半窗残月冷花梢。 右《秋词》